

慈宁宫大佛堂调查记

Survey of the Buddhist Prayer Hall at the Palace of Compassion and Tranquility

王家鹏

Wang Jiapeng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15 Vol. 14

故宫学刊

二〇一五年 总第十四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慈宁宫大佛堂调查记

Survey of the Buddhist Prayer Hall at the Palace of Compassion and Tranquility

王家鹏

Wang Jiapeng

内容提要：

慈宁宫大佛堂曾是故宫内完好保存清代原貌的佛殿，1973年殿内全部文物拆迁洛阳白马寺，文物流散。本文通过历史档案研究与实际调查，回溯论证了大佛堂建筑沿革与室内陈设特点。证实大佛堂为孝庄皇太后所营建，是清宫廷在紫禁城中最早建立的佛殿，是清初顺治康熙年间宫廷藏传佛教活动的中心。大佛堂主供三世佛十八罗汉，是宫内唯一的汉传佛教大雄宝殿。殿内同时供奉大量藏传佛像，它又是一座汉藏佛教合璧的佛殿，反映了清初宫廷汉藏佛教共存的历史面貌。殿内陈设的大佛龕、干漆夹纆佛像、藏传金铜佛像均具高度艺术价值，大佛堂是珍贵的清代佛教文化遗存。

关键词：

大善殿 慈宁宫大佛堂 孝庄皇太后 干漆夹纆佛像 大能仁寺

ABSTRACT:

The Buddhist prayer hall at the Palace of Compassion and Tranquility (Cining gong) used to be a well-preserved religious facility dating back to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In 1973, the entire installation inside the hall was stripped and reinstalled in the White Horse Temple (Baimasi) east of Luoyang, Henan province. Combining historical records review and field research, the article traces and expounds on the building's transformation and features of its interior décor.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hall was constructed for Empress Dowager Xiaozhuang, and it was the earliest Buddhist facility built by the Qing rulers in the Forbidden City. During the Shunzhi (1644-1661) and Kangxi (1662-1722) reigns, it was the center of the imperial family's activities of Tibetan Buddhism. The hall was dedicated to the Buddhas of the Three Ages—Past, Present, and Future—and Sixteen Arhats which rendered it the only Great Treasure Hall (Daxiong baodian) in the style of Chinese Buddhism. In the meantime, a great number of Tibetan Buddhist statues also found their places in the hall. The juxtaposition made it a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Tibetan Buddhist facility and manifested the coexistence of the two sects in the early Qing palace. The great Buddha shrine, the dry-lacquer (jiazhu) statue of Buddha, and the gilt copper statue of Buddha in Tibetan Buddhist style are all precious works of art. The prayer hall itself is also an invaluable remnant of the Buddhist culture in the Qing period.

KEYWORDS:

Hall of Great Benevolence, Buddhist prayer hall at the Palace of Compassion and Tranquility, Empress Dowager Xiaozhuang, dry-lacquer, Buddhist statue

慈宁宫区建筑位于紫禁城内廷隆宗门外西侧,慈宁宫大佛堂位于慈宁宫后,即慈宁宫后寝殿,与慈宁宫同期建成。慈宁宫始建于明嘉靖十五年,十七年建成。万历十一年火毁,十三年重建。清沿明制,顺治十年重修慈宁宫,以后历经康熙、乾隆、光绪历朝修缮,明清两代均为太皇太后、皇太后居所。清初顺治母孝庄皇太后在慈宁宫长期居住,后殿大佛堂是孝庄皇太后宫中礼佛的主殿。孝庄逝世后,慈宁宫不再作皇太后居住地,而作皇太后举行大典之所。后殿大佛堂亦为清代历朝皇太后宫中礼佛的主殿。自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大佛堂室内陈设未移动,是完好保存清代旧貌的原状佛堂。¹

古建筑与室内陈设是一个有机整体,没有了室内陈设,古建筑承载的历史信息无疑会丧失殆尽。不幸的是慈宁宫大佛堂就遭遇了室内文物陈设与建筑分离之灾,1973年3月故宫博物院按上级指示将大佛堂全部文物,外加其他大量佛经、家具等共计2900件文物拆迁至洛阳,分散在白马寺以及洛阳市博物馆等单位。紫禁城中历史悠久保存完好的大佛堂,在和平年代被人为拆毁物流散,终未躲过“文革”一劫。

这段令人痛心的历史已过去四十年,“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大佛堂已渐被遗忘,建筑沿革、陈设文物的详细情况,至今未做过全面研究,大佛堂作为紫禁城中重要的佛教殿宇是不应遗忘的。本文依据清代的宫廷档案,1973年故宫文物档案,试对大佛堂与文物作一初步调查研究,以表我们对历史的尊重。

一 慈宁宫区建筑沿革

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在仁寿宫的故址上,撤除大善殿建慈宁宫为皇太后居住。²《明实录》记载,嘉靖十五年五月乙丑,

禁中大善殿内有金银佛像并金银函貯佛骨、佛头、佛牙等物,上既敕廷臣议撤佛殿,即其地建太后宫。³

明朝前期几位皇帝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多崇重藏传佛教,尤其是正德朝武宗皇帝对藏传佛教的崇信达到登峰造极,嘉靖继位后采取了一些措施禁绝佛教,纠正武宗佞佛之弊,在继位大赦诏中宣布:“正德元年以来,传升、乞升法王、佛子、国师、禅师等项,礼部尽行查革,各牢固枷钉,发往两广烟瘴地面卫分充

1 故宫原状佛堂,是指故宫古建筑中一些佛教道教殿堂,至今还保留着清代的室内陈设,有些殿堂文物摆放的位置都没变,可与清代宫廷《陈设档》记录基本对应,如雨花阁、梵华楼、钦安殿,大佛堂是其中重要一处。反映着清代宫廷佛教的原初状态,保留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是极为珍贵的佛教文化遗存。

2 大善殿是明宫中一处藏传佛教殿堂,其始建时间有不同说法,一、元代、二、明永乐,三、明正德,从史料看应为明永乐年间仿南京明宫大善殿所建。大善殿内供奉各种藏传佛教造像,嘉靖时礼部尚书夏言:“殿内有金银铸像,巨细不下千百,且多夷鬼淫褻之状。”“诸几案之上,及悬藏梁拱之间,与夫金函玉匣之所藏贮者,为物尚多,不可辨识,问之守者,具云是为佛骨,是为佛牙,枯朽摧裂,奇离傀儡,计不下千百斤。”《夏桂洲文集》卷一四,《议除禁中释殿及毁销佛骨疏》。参见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修建研究》第144页,大善殿条。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

大善殿遗物谈迁在《北游录》纪卅下记载:“癸未,出过长椿寺。……殿虎雄丽,……壁绘千佛,丹碧炳耀,旁铜像十八罗汉,为大内大善殿物,今携寺中。”清代史料笔记《北游录》第123页,中华书局,1960年。

3 《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七,嘉靖十五年五月乙丑。

军，遇赦不宥。”¹ 嘉靖二十二年下旨拆毁大慈恩寺，毁掉寺中全部藏传密宗佛像²。

对藏传佛教打击尤为严厉。大善殿是明宫中一处藏传佛教殿堂，嘉靖十五年五月下旨拆除大善殿建慈宁宫，殿中的佛像佛骨“燔之通衢，毁金银像凡一百六十九座，头、牙、骨等凡万三千余斤”³反映了嘉靖崇道禁佛的态度。嘉靖十七年七月慈宁宫建成。九月辛巳奉圣母章圣皇太后入居慈宁宫⁴。

万历元年十一月己亥慈宁宫后舍毁⁵；万历三年三月慈宁宫接檐披房⁶；万历三年五月修慈宁宫暖阁仙桥⁷；万历六年圣母慈圣皇太后居住慈宁宫⁸；万历十一年十二月庚午，夜一更，慈宁宫失火烧毁，圣母移居乾清宫⁹；万历十二年二月丙辰，谕内阁，慈宁宫系圣母御居，着工部会同内官监上紧鼎新，毋得延缓。¹⁰；慈宁宫重建，万历十三年六月辛丑重建完成¹¹；八月，圣母慈圣皇太后还御慈宁宫¹²。其后泰昌年间神庙郑皇贵妃、东宫昭妃，天启年间皇贵妃等均曾在此居住¹³。《明实录》记载了嘉靖年间慈宁宫兴建经过，万历年间遭遇火毁重建的过程。而有关慈宁宫建筑格局、内部陈设等未见记载，仅仅记录万历三年接檐披房，修慈宁宫暖阁仙桥，各殿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入清以后，慈宁宫地处皇宫禁地，外人不能踏入，民间书籍自然无从记载，只有清代官书《国朝宫室》中有简单记述。1923年章乃纬《清宫述闻》慈宁宫一节引用了一些清宫档案材料，记述较为全面，但由于资料所限有关建筑沿革，室内陈设情况仍很简略。2002年六月《中国紫禁城学会会刊》刊布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慈宁宫营建的部分内务府档案¹⁴，使我们得以了解慈宁宫营建的详细情况特别是大佛堂情况。根据内务府档案的记载，慈宁宫建筑有三次大规模的营建：

一、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至六月首次大修，据清朝工部档案《尚书孙塔题为奉谕皇太后移宫事》¹⁵记载：

慈宁宫、延禧宫、永庆宫于二月初十日兴工，于六月十七日吉成，内新盖建宫殿、群房七十八间；大小门三十座；亭二座；山子三座；修理旧房大门一百四十间，小门九座；花栏、井亭、鱼池、月台、围墙等项共用过工料银十九万四千二百六十一两。

从刘敦桢先生考证的大约成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皇城衙署图》看，清初慈宁宫占地面积很大，

1 《明世宗实录》卷一，正德十六年四月癸卯。

2 《明世宗实录》卷二七二，嘉靖二十二年三月癸酉。

3 《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七，嘉靖十五年五月乙丑。

4 《明世宗实录》卷二一六，嘉靖十七年九月辛巳。

5 《明神宗实录》卷一九，万历元年十一月己亥。

6 《明神宗实录》卷三八，万历三年三月。

7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万历三年五月。

8 《明神宗实录》卷七一，万历六年。

9 《明神宗实录》卷一四四，万历十一年十二月庚午。

10 《明神宗实录》卷一四六，万历十二年二月丙辰。

11 《明神宗实录》卷一六二，万历十三年六月辛丑。

12 《明神宗实录》卷一六四，万历十三年八月。

13 刘若愚：《明宫史》，第15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14 故宫博物院出版《中国紫禁城学会会刊》总第十期，史官文：《慈宁宫史料摘编》，2002年。

1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长编65626 工科史书《尚书孙塔题为奉谕皇太后移宫事》，顺治十年闰六月十四日丁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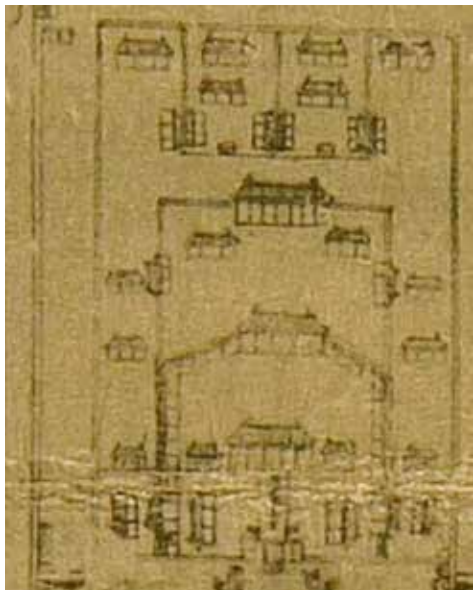


图1 《皇城衙署图》慈宁宫

建筑众多，包括宫门、前殿、中殿、斜廊、后殿、围墙，由慈宁宫区主轴两侧及宫后四组建筑共同组成〔图1〕。清初的紫禁城营建，是在明代建筑基础上的增补，保留了明代的主要建筑，建筑格局仍基本延续着明代的旧貌。清代工部档案记载：

修建慈宁宫所有宫门、正宫、侧门原存明季旧匾。东西两宫暨两宫门系新添造原无匾额，相应一并具题伏祈敕下内三院请将慈宁宫旧额作何改撰，新建四宫应否悬额恭请圣裁。¹

慈宁宫南花园见有长信门、咸若馆、临溪亭、端化亭、翠芳亭明季旧存匾额五处。由长信门而入有东西南三门，由西门而入稍北有亭一处，西南有亭一处，并长信门之北

慈宁宫之南东西各有门一处，以上七处旧有明季匾额今具遗失。西北有亭一处，咸若馆东西两旁有房四处，以上五处原无匾额。今旧存匾额应否改撰，失去匾额应否补造，原无匾额应否添设，伏祈敕内三院酌议撰给。²

匾额是依托建筑而存在的，上述档案说明与慈宁宫同时兴建的东西两宫（延禧宫、永庆宫）原无匾额，完全是新添建。根据建筑实况记录匾额旧存、匾额遗失、原无匾额三种情况，记载明确。匾额旧存表示建筑存在，“慈宁宫所有宫门、正宫、侧门原存明季旧匾”证明清初慈宁宫区的明代的宫门、正宫、侧门建筑都在，顺治时期做了大修，明代的平面格局未动。此后康熙时期有局部维修。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北京大地震，宫殿多有震伤，慈宁宫倾歪。康熙十九年正月紫禁城遭受地震损伤宫殿一体修缮。《内务府红本档》详细记载慈宁宫损伤情况：

康熙十八年七月三十日，太监列香来告，慈宁宫西边两间后檐墙向内倾歪，房山亦歪斜。八月十五日奏，慈宁宫佛殿东西两山墙倾塌，此房上边通脊、后檐均震摇。慈宁宫宝座后屏风两边夹板炸裂，天花板震裂。³

从这条档案可知在顺治康熙时期，慈宁宫后殿已经是佛殿。

改变慈宁宫平面格局的是乾隆元年的第二次大修。孝庄太皇太后逝世后，慈宁宫不再作皇太后居所，专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长编 65609 工科史书《工部尚书兴能等谨题为慈宁宫等宫门匾额事》顺治十年三月初八甲戌。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长编 65614 工科史书《工部尚书刘昌题为慈宁宫南花园等处匾额事》顺治十年四月二十三戊午。

3 见《单士元集》第三卷《清代建筑年表》一，第 42～44 页，紫禁城出版社，2009 年。

为举行典礼之地。乾隆继位后为母亲孝圣宪皇后新建寝宫寿康宫，选址在慈宁宫西侧，以紫禁城内宫墙为新建寿康宫西围墙，建宫门、正殿、后殿、围房等建筑，原慈宁宫后的四组建筑一并东移，建为寿康宫的东部宫区，称寿西宫、寿中宫、寿东宫。慈宁宫占地面积在明代的基础上缩小了，只保留前后两座各七开间的主殿，形成前后两进院落，后殿两侧增加廊庑与前殿两侧廊庑相联¹。慈宁宫格局即如〔图2〕。有关这次工程内务府《奏销档》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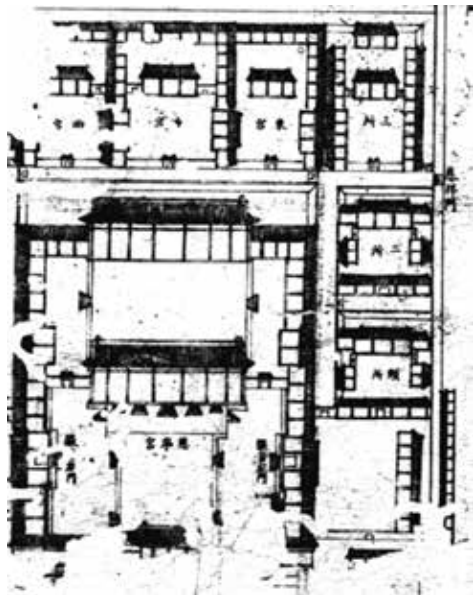


图2 乾隆京城慈宁宫图

臣遵旨修理慈宁宫于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七日画样呈览奉旨‘准照样建造，所需银两向内库动用，其拆卸木石砖瓦俱行添用。慈宁宫内东南围房系太皇太后原住之殿尔，亦敬谨修葺，钦此。’亲遵。臣率员详细踏看得慈宁宫应拆卸旧有宫殿房屋八十六间；墙垣一百六十八丈七尺；新添宫殿大小房屋二百二十三间；院墙二百三十三丈；地面一千二十丈六尺二寸；其油饰彩画之处俱照宫殿式样油饰彩画。……共约估银六万九千余两，俟命下之日向内库支领，即令办料以备明春敬谨兴修。²

迁盖慈宁宫垂花门二座……粘修慈宁门五间，大殿七间、后殿七间、徽音左右门六间，东佛堂三间。前后转角围房四十六间，俱找补木植、添换装修。粘补修理……后檐内里佛龕宝座磨洗、满扫浑金。幛幔、方幛、欢门璁珞更换。彩画销金供案、灵芝八宝照式见新。前大殿安设地坪宝座陈设几案、压筵支条。软硬博缝黄绫托裱，窗隔棂心高丽纸糊饰。³

慈宁宫区整体平面布局大变，但主体建筑前后殿没做大的改动，只是修补木构，添换装修粘补修理，油饰彩画。从档案记载看此时的后殿摆放佛龕、供案、灵芝八宝，仍保持着佛堂的陈设。在此次大修中，前殿新安设地坪宝座陈设几案，大佛堂室内未添新陈设，只是把佛龕、供案照原式样油漆见新，更换幛幔璁珞，还保留着顺治康熙时期的旧貌。

第三次大修在乾隆三十二年（1678年）十二月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十月，乾隆帝为其母后庆贺八旬大寿，提高慈宁宫建筑的规格，将慈宁宫正殿由单檐改为重檐，并扩展进深，将后殿后移。此后慈宁宫的修缮，均为日常保养岁修、粘修。慈宁宫建筑格局没有再变动，保存至今。前殿慈宁宫前后出廊，黄琉璃瓦重檐歇山顶，面阔七间，进深三间，殿前出月台，建筑宏伟壮丽〔图3〕。后殿大佛堂黄琉璃瓦单檐歇山顶，面阔七间，进深三间，殿前月台与慈宁宫相接。大佛堂的建筑等级在宫廷诸多佛殿中是最高的〔图4〕。《奏

1 常欣：《寿康宫沿革考略》，《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5期。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销档》190-025-1。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黄册》083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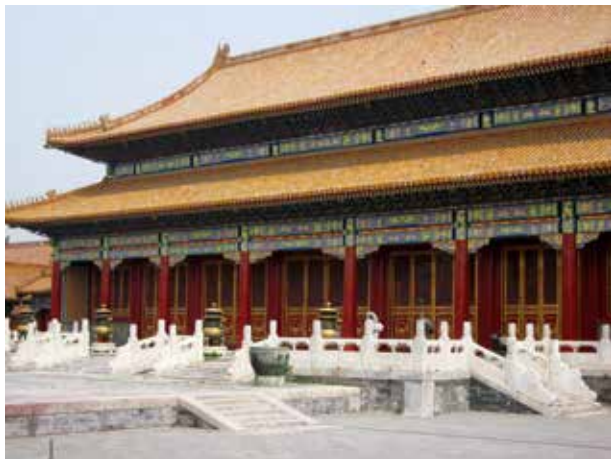


图3 慈宁宫



图4 慈宁宫大佛堂

销档》记录了这次慈宁宫最大的改建工程中，大佛堂室内陈设、佛龕、供案、供器油漆彩画项目：

慈宁宫改建重檐大殿，挪盖后殿，拆盖官门，添建后廊工程，恭查慈宁宫后殿并东西围房内所供佛像龕案供器等项，业经移请在寿安宫暂行供奉，所有龕案陈设内有油漆脱落，颜色糟旧，兼之大小参差，若照旧找补见新修理，颜色不能画一。现今大殿后殿围房，俱已重新修建，殿宇辉煌。而龕案供器亦应一体油漆彩画见新，以肃观瞻。奴才等详细勘估得，慈宁宫大殿仙楼龕一座，油灰地仗使漆戩扫。金龕下须弥座八座，光朱红油彩画金琢墨。东次稍间佛龕二座，油灰地仗使漆戩扫。金须弥座二座，并重檐佛龕二座，垫光漆戩扫二色金。西次稍间佛龕三座，须弥座三座，朱红油彩画金琢墨。东围房佛龕一座，西围房佛龕一座，油灰地仗光紫漆殿座，围房内里供桌、供柜、供案、经箱共一百二十四张。……光朱红油五彩楠木宝塔三座。……共估需银五千四百七十八两二钱九厘。¹

恭查慈宁宫改建重檐大殿，挪盖后殿，拆盖官门并转角围房等项，以及龕案陈设，俱已修理完竣。今令钦天监谨择得本月十月初三日辛亥宜用午时移请供奉佛像吉等语，理合奏闻恭候命下，奴才等至期同乾清宫总管太监等将佛像龕案陈设等项仍照旧式敬谨安设供奉，所有香烛供献于十月十五日起交各该处照例办理，至是日应否令该处太监和尚办理道场之处，恭候训示遵行为此谨奏请旨。²

从档案记录可知在这次大修过程中，大佛堂内陈设的佛像龕案先移请在寿安宫暂行供奉，全部油漆彩画见新后，钦天监选定吉日送回，办理道场的是太监和尚，仍照旧式安设供奉，室内保持了乾隆三十四年前的状况。

1 《内务府奏销档》194-026。

2 《奏案》05-0268-016《奏为慈宁宫改建大殿完竣照旧供奉事》乾隆三十四年十月初三日。

二 大佛堂与孝庄皇太后

按照中国历代宫殿所采用沿南北向纵深对称布局，前殿后寝的传统，慈宁宫前殿作为正殿，是皇太后在宫中举行朝贺礼仪场所，凡皇太后圣寿节、上徽号、进册宝、公主下嫁等均于此庆贺。皇太后崩，亦奉安梓宫于此。慈宁宫后殿应为寝宫，但从上述慈宁宫营建档案分析可知，在康熙十八年地震前，后殿早已是佛堂了。后殿何时改建为佛堂的呢？顺治十年（1630年）六月，孝庄皇太后入居慈宁宫，值得注意的是孝庄并没有住在后殿，而是住在东南围房，乾隆元年档案中明确记载：

慈宁宫内东南围房系太皇太后原住之殿尔，亦敬谨修葺。

后殿应为寝居之所，孝庄作为皇太后不住在后殿，却住在东南角的围房中，这似有悖常理，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孝庄入居慈宁宫时，后殿已经由寝宫改作佛堂了，前殿是礼仪之所不宜居住，孝庄便住在东南角的围房了。这个推论如成立，仍有两种可能，一是明代慈宁宫后殿已改作佛殿。如果说明代慈宁宫后殿已改作佛殿，何时改建的呢？回顾慈宁宫建筑历史，嘉靖帝拆大善殿建慈宁宫，以他对佛教的排斥态度，后殿不可能再改作佛殿。较大可能是曾在慈宁宫长期居住，笃信佛教，号称九莲菩萨的万历之母李太后所为。她在京城内修建了很多寺院。现存最著名的就是高粱河畔的万寿寺，是万历皇帝“祇奉慈命”大兴土木建成的。还有阜成门外八里庄的慈寿寺及永宝塔，宣武门外的长椿寺，都是李太后下旨修建的。万历十一年慈宁宫火毁重建，李太后还拿出自己的私房钱资助慈宁宫重建，万历皇帝“谕内阁朕钦承圣母慈旨曰：寔予之不德，以致上天震怒，灾及寝宫，为百姓累糜费金钱，心所不忍，其以宫中银三万两佐工部费卿等知之”¹。宫内至今留有她的遗迹，英华殿前的菩提树就是她亲手所植²。万历二十年五月将石经山佛舍利迎入慈宁宫供养三日³。外国供绿刺观音一座，其高六尺，李太后迎供慈宁宫中⁴。显然李太后当年在宫内常大办佛事，但是否将慈宁宫后殿改为大佛堂，文献无证不能确定。

第二种可能是顺治时期大修慈宁宫时改后殿为佛堂，以满足孝庄太后就近礼佛的心愿。从顺治十年直至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逝世，孝庄一直住在慈宁宫。为使孝庄住得更舒适，康熙二十五年在慈宁宫东跨院为孝庄建宫殿五间，孝庄很喜欢“太皇太后在日屡向朕称善”孝庄逝世后，康熙下旨把这五间宫殿原样迁到孝陵（清东陵）之南，作暂安奉殿⁵。从孝庄在慈宁宫的住处，可旁证后殿在顺治时期已是佛堂。在大佛堂东暖阁保存有一尊无量寿佛铜像〔图5〕。佛龕内黄绫上楷书乾隆皇帝题记：

1 《明神宗实录》卷一五八。

2 《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北京古籍出版社。

3 《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二二《涿州西石经山雷音洞崛舍利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

4 《日下旧闻考》卷三五，宫史明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5 《圣祖实录》卷一三二，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己巳条。



图5 无量寿佛龕像

慈宁宫所供养诸佛皆圣祖母孝庄文皇后时鼎成者，岁月既久，乾隆丁卯春我圣母爱重新之相好式焕利益实宏，于落成日敬奉此梵天无量寿古佛，以申虔祝慈寿之愿，颂曰：佛即非佛，岂有新旧，于功德海，无物不受，紫金光聚，是无量寿，敬祝慈闱，同佛悠久。

龕背阴刻填金藏汉蒙满四体文，汉文为：

乾隆八年十一月十七日，钦命章嘉胡土克图等认看供献大利益梵铜利玛阿玉锡，佛番称策巴克默特，蒙古称察克喇锡悟格那苏图布尔汉，华称无量寿佛。

乾隆帝在丁卯年（1747年）说“慈宁宫所供养诸佛皆为孝庄皇太后时所鼎成者岁月既久”，无疑是有根据的。乾隆的题记说明，应是孝庄皇太后改后殿为佛堂的。前述《内务府红本档》记录康熙十八年七月三十日太监报告地震损伤情况，其中有“慈宁宫佛殿东西两山墙倾塌，此房上边通脊、后檐均震摇”。证明至晚在康熙十八年前，后殿已经是佛殿了。孝庄顺治十年入居慈宁宫时，后殿是否已是明代遗留的佛堂，孝庄保留原状继续使用，或是孝庄将后殿改为佛堂，还有待查考。总之慈宁宫后寝殿改变为大佛堂主要原因在于孝庄太后，与孝庄太后敬佛关系最为密切。孝庄太后辅佐顺治康熙两朝幼帝，对清朝朝政影响深远，在清朝后妃中地位崇高，她礼佛的大佛堂成为紫禁城中建筑规格最高，面积最大的佛殿。在《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中记录了康熙八年至康熙二十五年，八年间（年代不连续）宫廷开销流水账，其中有孝庄太皇太后在慈宁宫举办佛事的费用记录，虽琐细但从中可见康熙时期宫廷藏传佛教活动的珍贵记录。从中可知，康熙时期宫中宗教活动，延续了明代番经厂、汉经厂、道经厂传统，藏汉佛教、道教都有活动，而以藏传佛教佛事最多，除每月固定的“神武门内旁门面房每月众喇嘛诵经六日”，“慈宁花园每月十五、十八诵经两日”还有各种名目的喇嘛诵经，放乌卜藏等藏传佛事活动：

康熙二十年自九月二十三日始至二十五日止，十五名喇嘛于慈宁宫诵经三日，供给众喇嘛购买市场无头蹄之羊三只一百五十八斤。总计带去银十四两七钱七分。

康熙十九年正月，自本月初七日始至十七日止，在慈宁花园五十四名喇嘛诵经十日。

康熙二十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这三个月放置十二次乌卜藏时用白唵叭香，白木香，高香二十四把。

康熙二十一年八月，慈宁花园七十名喇嘛诵经七日，用过白唵叭香三两二钱，高香十五把，支

给众喇嘛白手帕七十。

档案记载了在慈宁宫佛堂、慈宁花园中专为孝庄太皇太后频繁举办佛事：

康熙十九年正月二十日，为太皇太后事众喇嘛诵经十三日。

康熙十九年正月三十日，为太皇太后事一百零八名喇嘛十日诵经用过白唵叭香六两，黑唵叭香六两，高香三十把……

康熙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为太皇太后事，花园五十四名喇嘛诵经用过银一钱。

康熙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为太皇太后事，自十月二十六日，始至十一月初四日止，众喇嘛诵经九日。用高香四十把……

从档案记载可知康熙时期宫廷藏传佛教活动概况，康熙帝不大过问佛事活动¹，佛事活动基本是以孝庄太皇太后为主，遵照她的需求在慈宁宫举办的。不仅是喇嘛诵经，慈宁宫佛堂中的事务，如佛具的添置、修理都听从她的懿旨：

康熙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奉太皇太后懿旨制做盛装小经之柜子一、夹板二、上漆时需用龙爪漆八两，此项银二钱；褪光漆八两，此项银四钱。

康熙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奉太皇太后懿旨：著制做，钦此。制做孔雀翎伞，自本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作工之民人串绒匠役十一，此一匠役一日租银以一钱五分计，银一两六钱五分。

康熙二十五年，奉太皇太后懿旨，着制作，钦此。整修放于佛殿之鼓一个并连同架子一起油饰及贴飞金用桐油五斤。

慈宁宫佛堂所供灯草花五枝。此一枝以六钱计，银三两。

准内管领噶达浑等来文，制作打扫慈宁宫万佛之鸡翎担帚时用红羊皮金十三张。²

孝庄太皇太后对慈宁宫佛堂事无巨细关心备至，档案中提到的“慈宁宫佛堂”“慈宁宫万佛”“放于佛殿之鼓”的地方就是慈宁宫后殿大佛堂，可以说大佛堂是在孝庄太后精心维护下，成为清初康熙二十六年清宫廷举办藏传佛事的主要道场。慈宁宫佛堂和孝庄太后是清初宫廷藏传佛教的重心所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下旨设立专门管理宫中藏传佛教的机构“中正殿念经处”：

1 康熙帝不大过问佛事活动，档案中只记录了一事，制作藏传佛教供器曼达：“康熙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蓝翎索柱传旨：著用三等赤金制做曼达二，钦此。遂制做带固定珍珠、松子石、珊瑚、青金点子之三等赤金七十一辆六钱五分之曼达一，七十两七钱五分之曼达一。”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大连市图书馆文献研究室、辽宁省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译编《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第177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

2 以上档案引自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大连市图书馆文献研究室、辽宁省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译编《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第148～204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

康熙三十六年奉旨：中正殿供奉佛像，著喇嘛念经，交与扎萨克达喇嘛管理。……又奉旨，派内务府司官二人与察罕喇嘛呼图克图办造佛像事务。……六十一年定，派王、贝子各一人管理喇嘛念经及办造佛像事务。¹

自此宫廷藏传佛教的中心转移到中正殿区。²

慈宁宫也举办汉传佛教佛事，由太监和尚负责办理，档案中有每月供给在慈宁宫花园之十四名太监和尚干鲜菜蔬等物支給银两记载。³从宫廷的管理上看，大佛堂由太监和尚、太监喇嘛共同管理，记录乾隆二十六年以前的内廷事务和典章制度的《国朝宫史》记载：

慈宁宫，首领太监十名，无品级，内充僧者二名，每月俱银三两，米三斛，公费银七钱三分三厘。充喇嘛者二名，每月银，米同，无公费。太监五十二名，内充僧者六名，每月俱银二两，米一斛半，公费银六钱六分六厘。充喇嘛者二十名，每月银、米同，无公费。⁴

从慈宁宫太监和尚、太监喇嘛使用的情况，可见清初宫廷中汉藏佛教影响并存的特点，汉藏佛事并举，继续维持明代汉经厂、番经厂、道经厂的传统。宫廷汉传佛教主要道场在万善殿。⁵道教主要道场则在钦安殿。由太监道士、太监和尚、太监喇嘛分别管理焚修香火：

钦安殿兼城隍庙，首领三名，……太监十二名，……俱充道士，专司经讖、焚修香火。

番经厂，首领二名，无品级，充喇嘛，……太监十名俱充喇嘛。

汉经厂，首领二名，无品级，充僧，……太监六名俱充僧。⁶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下旨：

慈宁宫太监和尚既撤归万善殿，所有每日慈宁宫上殿唪经之事，即令太监喇嘛兼办。⁷

此后慈宁宫大佛堂主要举行藏传佛事，专由太监喇嘛管理，这一微小变化反映了乾隆本人对藏传佛教的崇重。

1 以上档案引自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大连市图书馆文献研究室、辽宁省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译编《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第148～204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

2 王家鹏：《中正殿与清宫藏传佛教》，《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3期。

3 《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第140～148页。

4 《国朝宫史》，卷二一、官制二，第470页。

5 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卷上记载，顺治皇帝倾心禅宗，顺治年间把中南海东岸明代崇智殿改为佛殿：“改为万善殿供三世佛，选老成内监，披剃为僧，焚修香火。木陈、玉林两老衲，奉召至京师，曾居万善殿。每岁中元，建盂兰盆道场，自十三日至十五日，放河灯。”《国朝宫史》，卷二一、官制二，记载太监僧人数目“万善殿，首领四名，无品级，正副各二，俱充僧，……太监十五名，俱充僧。”

6 《国朝宫史》，卷二一、官制二，第481页，

7 章乃玮：《清宫述闻》，第922页，《军机处和图利档》“乾隆四十三年正月，福隆安等折”。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



图6 大佛堂仙楼佛龕残存背板墙



图7 大佛堂明间 1973 年照

三 大佛堂殿内陈设概况

关于慈宁宫大佛堂内陈设情况，以清代官方文献《国朝宫史》记录最详：

隆宗门之西为慈宁宫，顺治十年建……后殿供奉佛像，圣祖仁皇帝匾曰：‘万寿无疆’，御笔联曰：‘百八牟尼，现庄严宝相；三千蓂萼，闻清净妙香。’又联曰：‘人天功德三摩地，龙象威神两足尊’前殿东庑南有佛堂，圣祖仁皇帝御笔匾曰：‘四星荣华’。¹

仅记录一百多字，陈设具体情况无从得知。1973 年大佛堂殿内原陈设文物全部拆迁至洛阳，原来的佛像龕案供设荡然无存，只剩墙壁上残存几块壁画〔图 6〕，无法做实地文物勘查测量。清代宫廷档案中保存大量《陈设档》专门记录历年各宫殿陈设点查情况，详记器物摆放位置、数量、质地，移动等情况，是研究清宫文物历史的一手资料，但至今没有发现慈宁宫及大佛堂清代《陈设档》。目前找到的有关大佛堂供设的档案有：

1. 1973 年大佛堂文物拆迁洛阳前，故宫建筑研究室、美工组、照相室所做测绘图、文物照片、文字记录，其中有一份陈设记录²。这些 1973 年的档案（以下简称《73 年档》），是距今时间最近，最可靠的大佛堂档案。

2. 乾隆二十三年十月《呈慈宁宫后殿佛堂珠石堂印奏片》（以下简称《珠石奏片》），此档记录了大佛堂内供奉佛像、佛经、佛龕名称位置，但只限镶嵌佩戴珍珠、宝石的佛像，详记宝石珍珠等级数量，没有珠石的不记，是大佛堂年代最早的陈设记录。

3. 内务府报销营建宫廷建筑费用的《奏销档》《奏案》《黄册》中有关陈设记载。依据档案记载，结合现存文物综合考察，我们得以了解大佛堂陈设的概况。

¹ 《国朝宫史》上册第 258 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 年。

² 有关大佛堂文物迁洛阳档案《文物保管类，73.1.20 ~ 73.11.6》，保存在故宫档案室。如果没有故宫前辈们当年辛苦完成的现场勘查记录工作，大佛堂内部的真实状况就永远消失了。谨此向参与工作的故宫前辈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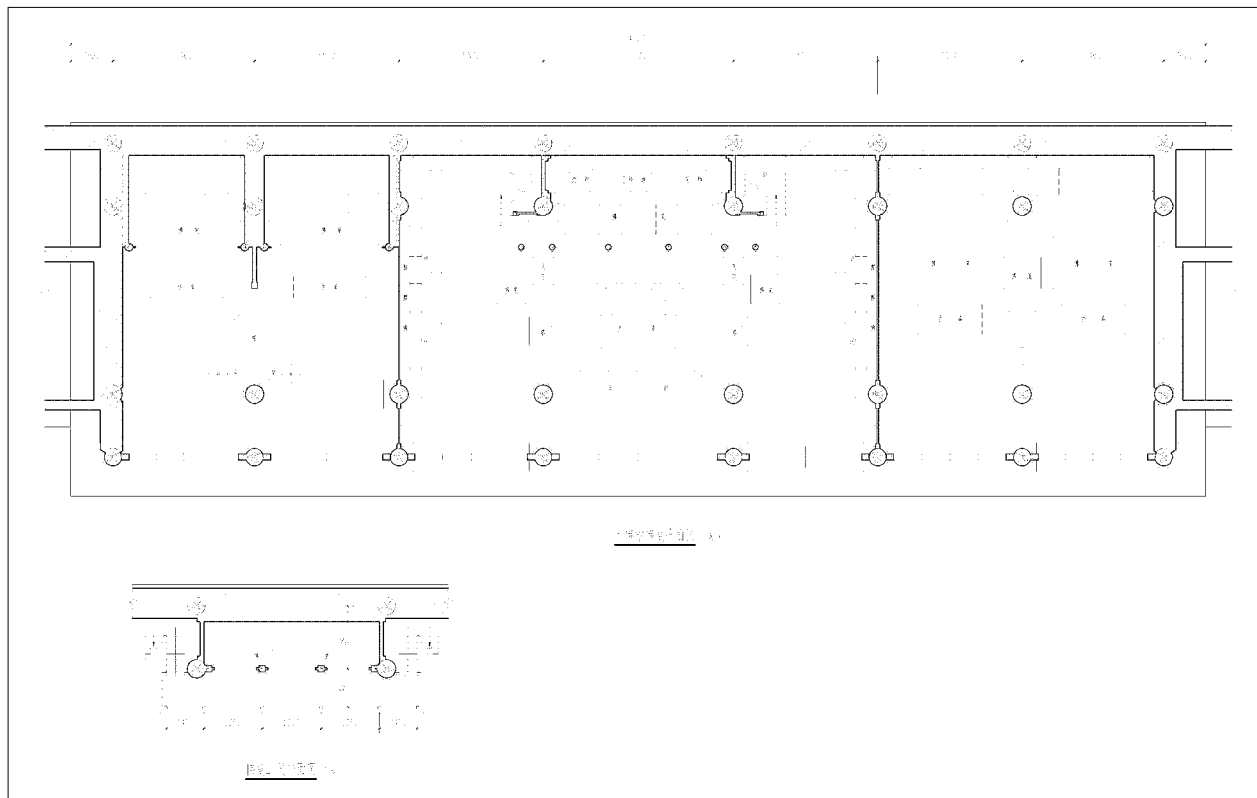


图8 大佛堂佛龕平面图

(一) 明间

大佛堂殿堂坐北朝南,高大弘敞,面阔七间,明间三间,明间东西两壁与东西暖阁(东西次间、稍间)相隔。东西暖阁各二间,七间各开门。殿内明间正中供设金漆仙楼大龕龕内主供干漆夹纆三世佛、佛前伫立干漆夹纆韦陀、天王。东西两壁端坐十八罗汉。大佛龕前供设众多小佛像、佛塔、佛龕、供案、供器,摆放整齐紧凑,气氛庄严。殿内场景〔图7〕。陈设位置如图8。详细情况如下:

大佛堂明间北墙正中两金柱间是金漆仙楼大佛龕高两层,一层面阔五间,前列六根檐柱,柱上饰沥粉盘龙。顶部设垂花柱,骑马雀替雕卷草纹,箍头枋心饰二龙戏珠图案,腰檐雕仰莲瓣如意云头毘卢帽;二层面阔三间,外部安设栏杆,柱顶部设垂花柱、骑马雀替雕卷草纹,箍头枋心饰二龙戏珠图案,檐板雕云龙毘卢帽,毘卢帽正中雕刻大鹏,二龙子,¹两边刻行龙三条。二层柱子间装饰雕刻缠枝花纹落地花罩。龕东西两侧有转向楼梯两具,通二层〔图9、图10、图11〕。仙楼是宫廷内檐装修的一种,紫禁城内不少殿宇在室内隔出上下二层的阁楼与仙楼,阁楼日常生活使用,仙楼用于供奉神佛,大佛堂仙楼佛龕体量硕大,通体髹金漆,雕刻精致是故宫现存清代仙楼中孤例。²宋《营造法式》卷九、卷十、卷十一中把佛道帐、经藏即神龕经橱作为小木作制度专门阐述,可见在宋代佛道信仰深入生活,已成为建筑室内装修的常项。山西大同华严寺薄伽

1 为藏传佛教佛龕券门雕刻六拏具大鹏、龙子样式,与居庸关云台券门、北京真觉寺塔门、南京大报恩寺塔券门一致。

2 参见故宫博物院古建筑管理部编:《故宫建筑内檐装修》第70页,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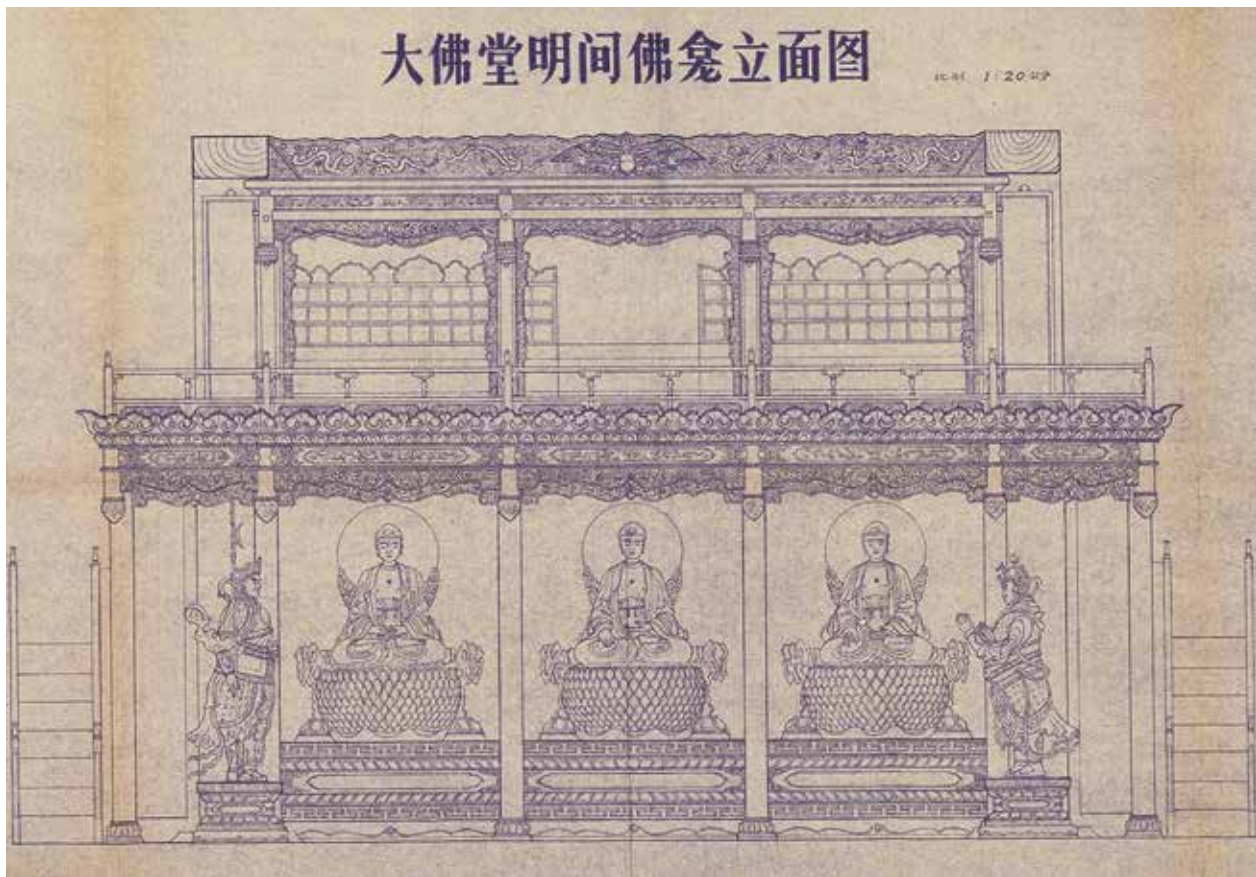


图9 大佛堂明间佛龕立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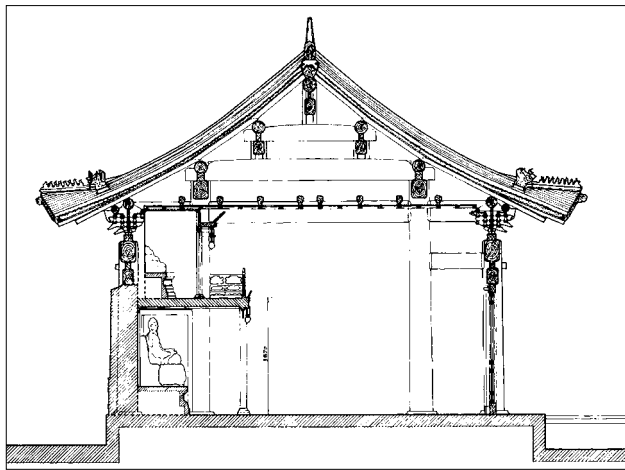


图10 大佛堂明间横断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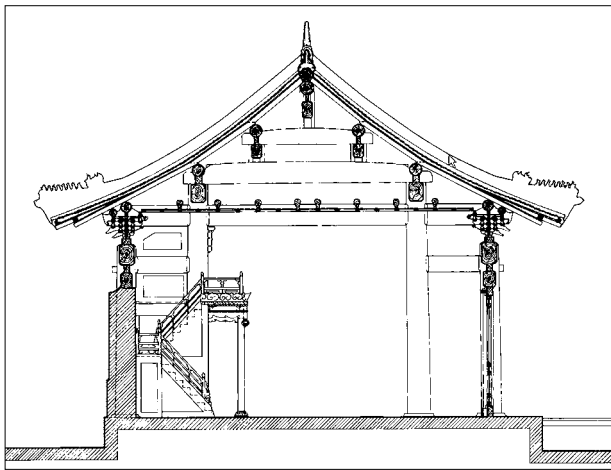


图11 大佛堂次间横断面图

教藏中排列壁藏三十八间，是体现《营造法式》小木作制度的艺术珍品。观察大佛堂仙楼形制与营造法式卷三十二，图二十，山华焦叶佛道帐，须弥座上部做法相似，柱顶部设垂花柱，上加如意卷云毘卢帽，保留着宋《营造法式》中佛道帐的部分做法，可见营造法式佛道帐样式的久远流传〔图12〕。此种形制的金漆仙楼佛龕在现存的古建筑中可能已见不到踪影，是十分珍贵的清代仙楼佛龕实例。乾隆三十四年《奏销档》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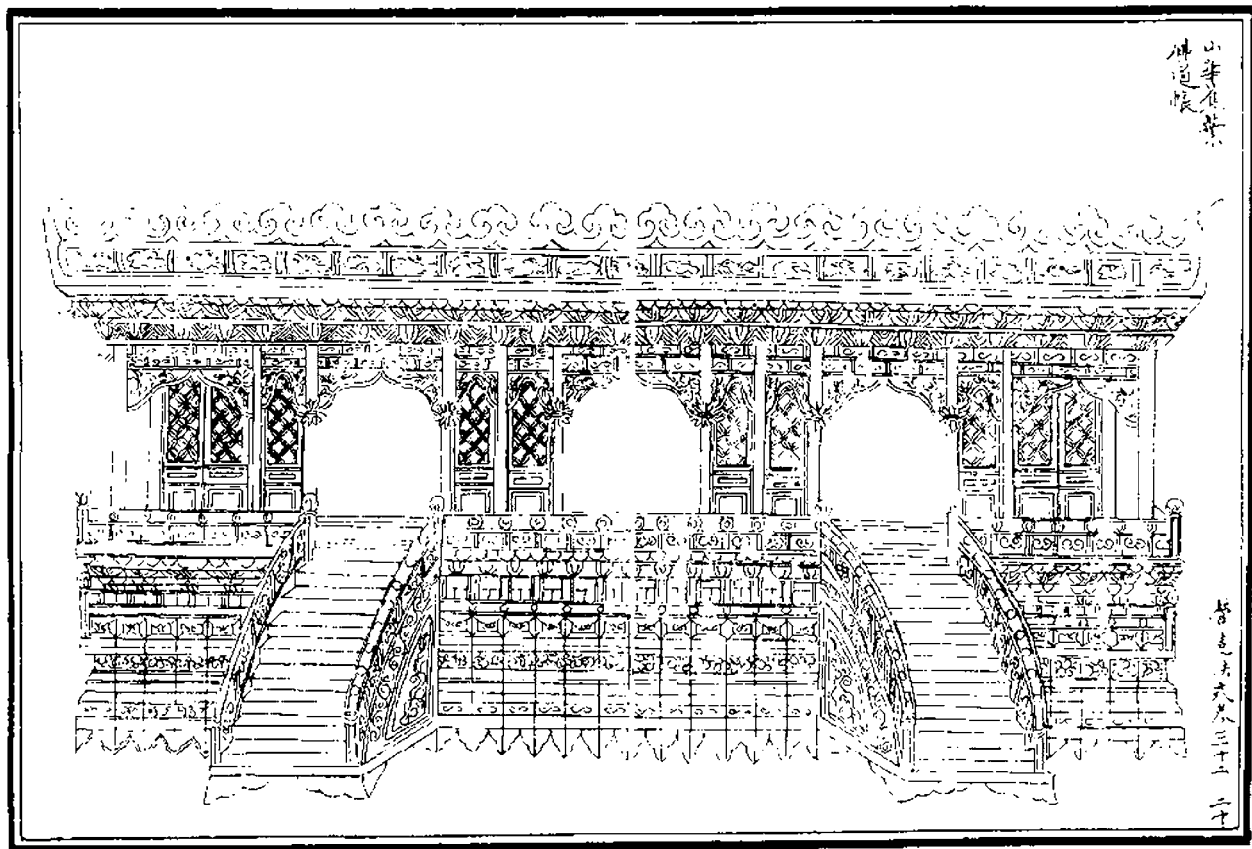


图 12 《营造法式》山华焦叶佛道帐

大佛堂油漆彩画项目估算有仙楼龕须弥座尺寸工价：

慈宁宫大殿仙楼龕一座，油灰地仗使漆戳扫。金须弥座八座，光朱红油彩画金琢墨。……慈宁宫后殿明三间内里仙楼佛龕一座，通面阔二丈一尺。两边平台二座，各面阔七尺四寸，转向楼梯二座，值银一千二百三十七两一钱五分。上檐须弥座一份，通面阔二丈八寸，值银四十五两八钱四分。下檐须弥座一份，通面阔一丈九尺七寸，值银五十四两五钱九分，韦陀、天王须弥座二份，各面阔三尺一寸五分，值银九两二钱三分八厘。¹

金漆仙楼龕前挂黄云缎幔帐三份。乾隆三十四年《奏案》记载当时的龕幔数量、尺寸用料：

慈宁宫后殿佛楼上龕幔：正面龕幔一架高六尺宽八尺，用字段二丈一尺八寸二分。素纺丝三丈。刷高一尺三寸，用字缎九尺四寸五分。腰宽五寸，用字缎三尺六寸三分。缎样带二根，长四尺二寸，宽三寸，用字缎二尺二寸八分。纺丝样带二根，长四尺二寸，宽三寸，用素纺丝三尺一寸五分。一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奏销档》294-003《三和等奏为估需慈宁宫改建大殿挪盖后殿龕案陈设工料核减银两数目事折》乾隆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架共用字缎三丈七尺一寸八分，素纺丝三丈三尺一寸五分。

两边二架，每架高六尺，宽七尺六寸，用字段二丈七寸三分。素纺丝二丈八尺五寸。刷高一尺三寸，用字缎八尺九寸八分。腰宽五寸，用字缎三尺四寸五分。缎样带二根，长四尺二寸，宽三寸，用字缎二尺二寸八分。纺丝样带二根，长四尺二寸，宽三寸，用素纺丝三尺一寸五分。二架共用字缎七丈八寸八分，素纺丝六丈三尺三寸。

佛楼下龕幔五架：正面三架，每架高九尺七寸，宽八尺二寸，用字段三丈六尺一寸五分。素纺丝四丈九尺七寸一分。刷高一尺八寸，用字缎一丈三尺四寸一分。腰宽七寸，用字缎五尺二寸二分。缎样带二根，长七尺二寸，宽三寸五，用字缎四尺五寸八分。纺丝样带二根，长七尺二寸，宽三寸五分，用素纺丝六尺三寸。三架共用字缎十七丈八尺八分，素纺丝十六丈八尺三寸。

两边二架，每架高九尺七寸，宽九尺一寸，用字段四丈一寸二分。素纺丝五丈五尺一寸六分。刷高一尺八寸，用字缎一丈四尺九寸。腰宽七寸，用字缎五尺七寸九分。缎样带二根，长七尺二寸，宽三寸五，用字缎四尺五寸八分。纺丝样带二根，长七尺二寸，宽三寸五分，用素纺丝六尺三寸。二架共用字缎十三丈七寸八分，素纺丝十二丈九尺九寸二分。

以上幔帐八架，共用黄字缎四十一丈六尺九寸二分，（合疋九疋一丈一尺九寸二分）。黄素纺丝三十八丈七尺四寸（合疋十二疋二丈七尺四寸）。¹

从以上档案可知仙楼佛龕乾隆三十四年幔帐质地尺寸详况，楼上三架幔帐，楼下五架幔帐。每架两层布料，里层黄素纺丝、外层黄字缎。

金漆仙楼佛龕上层正中：金漆雕龙木龕一件，铜鎏金阿弥陀佛一件。前供铜无量寿佛五十四件，左右供梵铜释迦牟尼佛七十八件。乾隆二十三年十月《珠石奏片》记录中间楼上龕内供释迦牟尼金佛壹尊，身披缀小正珠红片金衣，是乾隆二十三年陈设的情况。

下层龕内主供干漆夹纆三世佛。正中释迦牟尼佛、左边药师佛、右边阿弥陀佛。据乾隆二十三年《珠石堂印奏片》记录，三世佛为托沙胎（按：即脱纱、干漆夹纆像²），佛像披金线缎衣上缀珍珠珊瑚珠，戴珊瑚数珠一盘，装饰十分华丽。《73年档》记录三世佛已没有披珠宝佛衣和珊瑚数珠。三世佛通高2.25米，通身装金³，虽经岁月的磨蚀，仍金色灿然。佛面丰腴慈祥庄严，头顶螺发卷无肉髻，前头顶有大髻珠，垂领式袈裟覆盖两肩双臂，胸前刻万字，下身着裙，高裙腰扎带结，全跏趺端坐于球形高莲座上，莲座八层齐整的仰莲瓣，贴地面雕卷边大荷叶托起莲座，与明代中期流行的藏式凸起高肉髻、袒右肩、仰覆莲座佛像式样不同，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奏案》05-0294-007《奏为遵旨估需慈宁宫后佛楼龕幔用字缎事折》乾隆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2 脱纱即古代所谓的“夹纆”，用漆涂裹纆麻布而制成的佛菩萨像。又称干漆像、脱空像、转换像。唐法琳《辩正论》卷三（大正52·505b）：“晋常侍戴安道，学艺优达，造招隐寺，手自制五夹纆像；并相好无比，恒放神光”。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七《刘正奉塑记》“转换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俨然其像。昔人尝为之，至正奉尤极好。搏丸又曰‘脱活’京师人语如此”“凡两都名刹有塑土范金转换为佛者，一出正奉之手，天下无与比者。”元代《画塑记》：“至治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敕诸色府朵儿只等大殿后御塔殿内……其西安置文殊菩萨像，其东弥勒像，咸以布裹漆为之。”就是所谓转换的夹纆佛像。

3 佛像装金方法“是在佛像的表面，做朱漆地，然后筛扫或戩扫金箔。上金后不再罩漆，北京术语又称‘明金’，即《髹饰录》所谓‘金髹’的做法。……装金有所谓‘周身使漆’及‘单见肉’之别，前者是通身装金，后者是只有露肉的部分装金，所以二者在用金量上，往往相差一半。”王世襄编著《清代匠作则例汇编·佛作门神作》第18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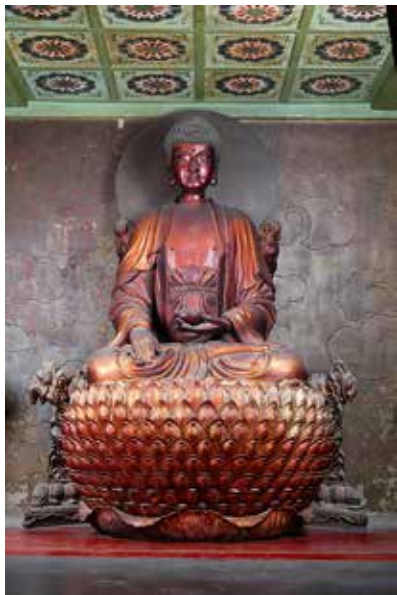


图 13 释迦牟尼佛



图 14 韦陀



图 15 天王



图 16 现藏洛阳博物馆紫檀木雕九级木塔

是具宋元以来汉地佛像传统风格的明早期佛像〔图 13〕。

三世佛前左右两须弥座上伫立干漆夹纆韦陀、天王；韦陀高 2.17 米、天王高 2.01 米，两护法天将身着华丽精致的甲冑、兵器，飘带萦绕，生动逼真。韦陀面容白皙俊朗，严肃沉静；天王赫面膛目，孔武刚健，气势威然，颇具动势，是明代彩塑中少见的艺术杰作。明清寺院大雄宝殿佛前一般侍立二大弟子阿难迦叶，大佛堂佛前拱卫二护法这种布置比较少见，民间寺院中韦陀、天王一般布置在山门内。〔图 14、图 15〕。

韦陀、天王前左右对称耸立两座紫檀木雕九级木塔，塔高约 5 米多。正方形底座，塔身八方楼阁式，每面开佛龛内藏金漆木雕像一百二十件〔图 16〕。乾隆二十三年《珠石堂印奏片》没有韦陀、天王记录，原因是二像身没有镶嵌珠宝、也没有披珠宝衣饰。紫檀木雕九级木塔是乾隆二十三年后添置。

东西两壁端坐干漆夹纆十八罗汉。罗汉高 1.5 米至 1.61 米，肌肉丰润，骨骼健壮，年龄仪表各不同，写实传神。雕塑技艺之高超，在明清罗汉雕塑中仅见。罗汉形象分汉梵两种类型，第一种汉僧相貌十四位，相貌端庄神态平和。其中青年僧相六位，中年僧相六位，老年僧相两位；第二种为梵僧相貌四位，深目高鼻，赤面络腮胡，戴大耳环；从罗汉形象、坐姿、手印、持物观察，与雍和宫、承德普宁寺等藏传佛教系统十八罗汉显著不同，是宋元以来汉地佛教系统十八罗汉，明代早期作品¹。〔图

1 自唐玄奘译出《大阿罗汉难提蜜多罗所说法住记》后，十六罗汉受到佛教徒的普遍赞颂，从雕刻与绘画两方面看，十六罗汉信仰从五代发展起来，到宋代晚期十六罗汉逐步被十八罗汉组合取代，元代以来汉地佛教寺院大雄宝殿多供奉十八罗汉，前十六尊名号与《法住记》相同，后两尊罗汉说法不一。明代大慈法王王释迦也失从北京带回的十六罗汉唐卡为在卫藏地区传播的罗汉图像提供了粉本。清代章嘉国师根据乾隆帝旨意为十六罗汉进一步厘定规范，正式纳入达摩多罗和布袋和尚，形成了与汉地佛教传承有别的藏传十八罗汉体系。



图 17 青年僧相罗汉



图 18 中年僧相罗汉



图 19 老年僧相罗汉



图 20 梵僧相罗汉



图 21 罗汉漆饰拨金花纹

17、图 18、图 19、图 20]。

罗汉身着华丽的交领僧衣，衣褶婉转流畅，衣上漆饰金线交织五彩花纹，纹饰有佛像、龙纹、缠枝花卉、卷云、卷草等，图案丰富多彩，五彩斑斓，金色灿然。罗汉像与天王像均采用了佛像装銮“上五彩方法”，亦称平金剥漆法，拨金法¹，其华贵秀美，为明代彩塑佛像装銮“上五彩方法”的珍贵实例〔图 21〕。罗汉前

¹ 据王世襄先生的研究佛像装銮有上五彩、中五彩、下五彩，主要区别在施金的做法上“上五彩，周身浑放水金，沥粉贴金，天衣风带描泥金，……中五彩，挑放水金，沥粉贴金，天衣风带贴金边，……；下五彩，沥粉，局部贴金，……”。上五彩的做法，据曹鸿儒老师傅称，在泥像表面糊纸上粉后，研成光滑的地子。除面部及两手见肉之处外，浑身贴金，然后再研光。此取鸡蛋黄调和各种颜色，按需要在周身涂着。这时像上的金色已完全罩没在颜色之下，不复外露。再次在像上描绘花纹图案。最后用签子将描有花纹之处的颜色拨去，露出底金，自然形成金色的纹样，不见笔痕，宛如生成，所以这种金色花纹的做法又叫“拨金”同样的技法在南方也流行。”王世襄编著：《清代匠作则例汇编·佛作门神作》，第 18～19 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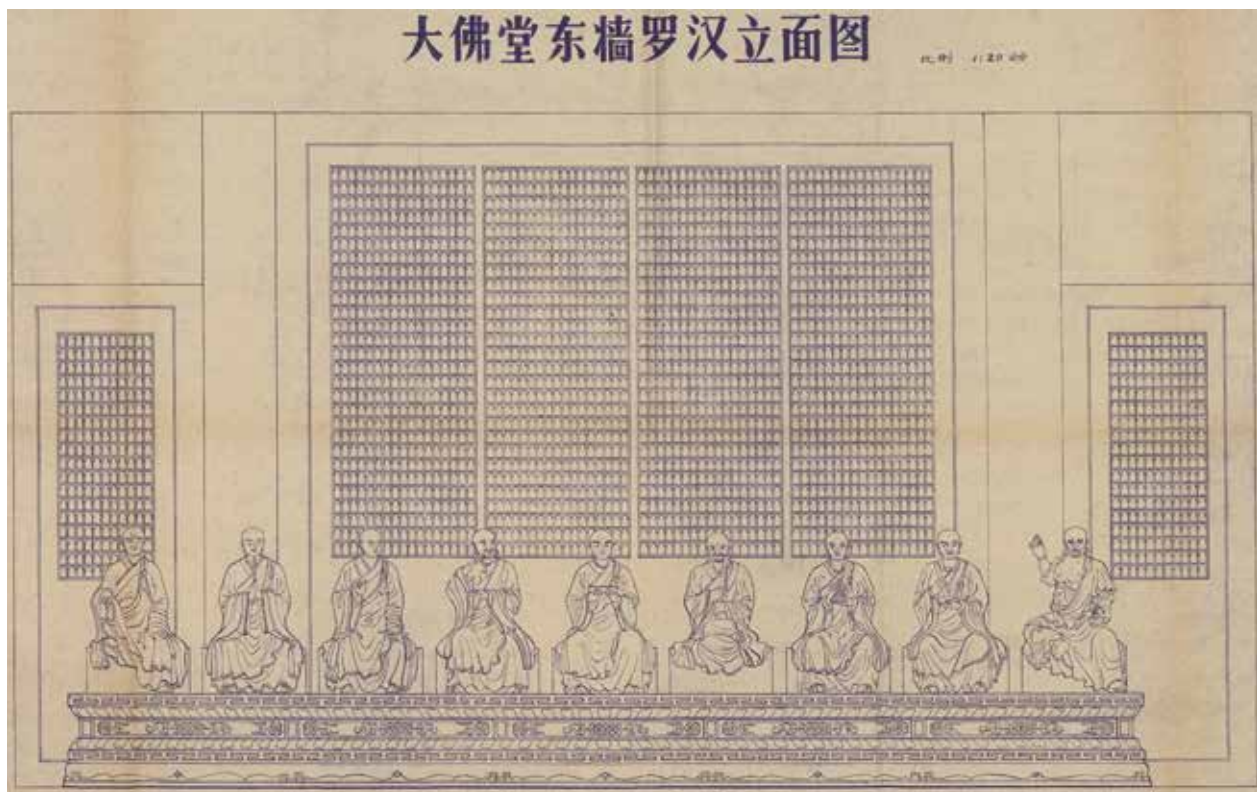


图 22 大佛堂东墙罗汉立面图

由五张长供桌拼接成一长供案，每位罗汉前供香炉一件、铜蜡钎二件、锡高足盘三件。罗汉身后墙上正中挂壁佛四件、南北挂壁佛二件、按钉红油粗木哈达架九件，附哈达九条。壁佛为木制千佛龕形式，长方形木板框分成多排小佛龕，龕内擦擦佛为无量寿佛，背面题记“乾隆二年制”。东西壁正中壁佛四件拼合成一面大千佛龕，南北对称挂两小块壁佛，内藏擦擦佛总计 2188 尊〔图 22、图 23〕。乾隆二十三年《珠石堂印奏片》没有干漆夹纆十八罗汉记录，原因同韦陀、天王像一样，像身没有镶嵌珠宝、也没有披珠宝衣饰。

仙楼佛龕东西两侧右间后墙有红漆粗木四方亭式龕一件。内供：梵铜释迦牟尼佛七件，梵铜无量寿佛十一件。梵铜药师佛一件。左间后墙：红漆描金粗木八角亭式龕一件，内有木塔一件。仙楼佛龕前供设多张供案、供桌、香几陈设大量供器、小佛龕、佛像。《珠石奏片》记载三世佛前中供：“无量寿佛壹尊，铜胎，金垒丝伍供壹分。东边供：自在观世音菩萨壹尊，瓷胎。西边供：站像观世音菩在萨壹尊，瓷胎。如意观世音菩萨壹尊，瓷胎。”这四尊佛像一尊铜像，三尊磁像均披着满缀珠宝的红缎佛衣。《73 年档》中没有这四尊佛记录。说明一些佛像在乾隆二十三年后位置变动。

《国朝宫》所记明间悬挂的匾联都存在。康熙御笔绣字“万寿无疆”匾，纵 144 厘米、横 386.5 厘米、厚 4.5 厘米，现存故宫。正面绣：万寿无疆，左侧绣：康熙十八年二月初八日孙皇帝臣玄烨恭进，左上角绣方形篆书满汉二体文印，汉文为：皇帝尊亲之宝〔图 24〕。此匾为大佛堂明间正中悬挂的主匾，字体遒劲有力，饱含深情，是康熙为祖母祝寿专书。

整体观察大佛堂佛像组合与空间位置，宫廷特点鲜明。三世佛端坐仙楼佛龕幔帐之内，佛像体量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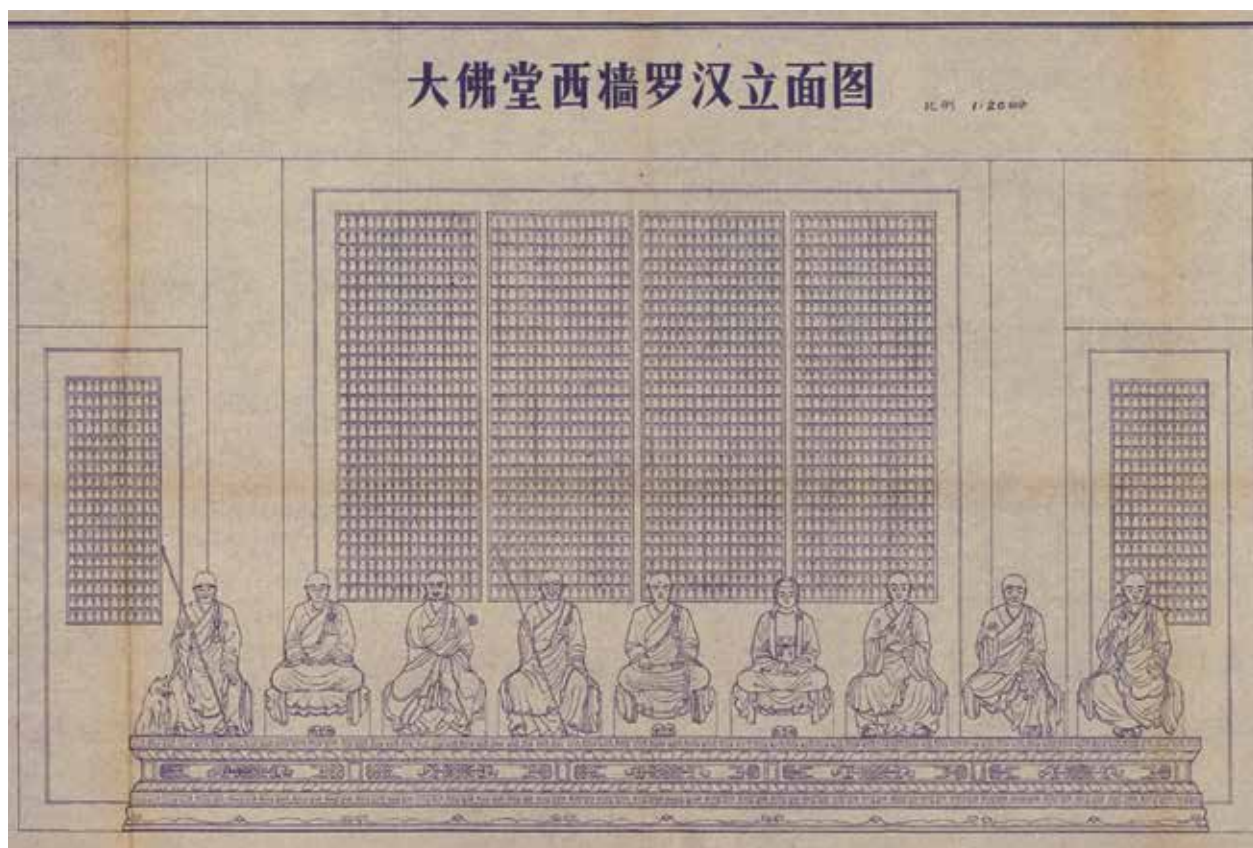


图 23 大佛堂西牆罗汉立面图



图 24 康熙御笔绣字万寿无疆匾



图 25 四臂观音龕像

加莲座高 2.25 米，仅略高过视线。高大华丽的仙楼佛龕上张挂幔帐，以二层楼阁的大体量衬托佛像的庄严伟岸。韦陀高 2.17 米、天王高 2.01 米，如威猛卫士伫立佛前。韦陀天王前方左右相对耸立两座 5 米多高紫檀木楼阁式九级大塔，再前方铺排多层供案、多座中小佛龕。营造出一种独特的皇宫佛殿氛围，与民间大雄宝殿内佛像高大，拜佛人进门须仰视，视觉效果全然不同。

（二）东暖阁

东西暖阁陈设，《慈宁宫后殿原状大佛堂陈设档》，《73 年档中》大佛堂佛龕平面图上标明了佛龕、供桌、佛塔位置。东暖阁北墙摆放供桌一排，供桌前面两座大佛龕，中间夹一小龕，佛龕前三张供桌，供桌前正中放伞架两

座。乾隆二十三年十月《珠石奏片》记录了三佛龕内供设：“东贰间：中供四背（臂）观世音菩萨壹尊，铜胎。东边龕内供：站像弥勒佛壹尊，金胎。西边龕内释迦牟尼佛金塔壹座。”据《73 年档》单独记载，为研究需要，故宫经与洛阳方面商量留了两尊铜佛现存故宫。其中一尊为四臂观音，〔图 25〕，经比对《珠石奏片》记载，与此像上嵌的各种珠石吻合，正是“东贰间：中供四背（臂）观世音菩萨”。此像为四臂观音菩萨坐像，黄铜鎏金，高 73 厘米，康熙时期内地所造。观音菩萨面相慈悲。头戴五叶宝冠，束葫芦式发髻，袒上身，佩饰项链、璎珞，镶嵌珍珠、宝石，雍容华贵。腰束长裙，衣纹起伏自然。胸前双手结合掌印，身后右手持物已失，左手持莲花，全跏趺坐。下承仰覆莲座，莲瓣雕卷云纹。莲座下边阴刻汉、满、蒙、藏四种铭文汉文曰：

大清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仁宣弘靖太皇太后，虔奉三宝福庇万灵，自于康熙二十五年岁次丙寅奉圣谕不日告成，永念圣祖母仁慈垂佑众生，更赖菩萨感应圣寿无疆云尔。

此造像基本保持明永乐、宣德造像的形式，但细节已多有变化。是清初宫廷造像的珍品，康熙时期宫廷佛像的标尺。康熙帝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特制此藏传观音像为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祝寿，供奉在大佛堂永久纪念。

另一尊像即前述无量寿佛龕像。乾隆所说“梵天无量寿古佛”，章嘉胡土克图等认看的“梵铜利玛无量寿佛”，黄铜铸造，底宽 14.5 厘米，通高 20.5 厘米，为尼泊尔 11 世纪作品。这两尊有纪年题记的佛像，均为藏传佛教造像。康熙乾隆两帝以之为祖母、母亲祝寿，于此可见清朝帝后对藏传佛教的尊崇。

（三）西暖阁

大佛堂佛龕平面图标示西暖阁北墙有两座佛龕，佛龕中间有短墙相隔，上部为通联的二层仙楼。佛龕前有供桌、伞架。前部正中楠木八方大塔，高约6米多，塔身分三层，十三级，开360个小佛龕，每龕供铜鍍金无量寿佛，上刻“大清乾隆辛巳年敬造”款，乾隆辛巳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是为乾隆母亲七十大寿祝寿所造〔图26〕，乾隆二十八年《慈宁宫宝塔挂龕工程奏销黄册》记载此塔与擦擦佛挂龕（即壁佛）：

乾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慈宁宫添建八方楠木宝塔三座，各通高二丈八寸六分内，下方须弥座高二尺四寸，计三层。每层斗口重昂虎座拱子斗科，八脊攒尖或造装修背花券板二十四槽，琵琶栏杆十九槽。添钩描泥金擦擦佛挂龕二十八座，使灰光朱油饰等项工程，所有销算用过物料匠夫工价银两细数，逐款分晰列于后。计开：……南木匠一万五千八十八工。锯匠二千六百二十三工半。雕匠一万四千五百十八工半。鍍匠一百八十四工半。包镶匠一百七十八工半。搭材匠二百十一工半。共匠三万二千八百四工半，（每工银一钱五分四厘），计银五千五十一两八钱九分三厘。……净销算银六千五百五两四钱八分三厘。



图26 现藏洛阳博物馆楠木八方大塔

从此档可知八方楠木宝塔是乾隆二十六年为乾隆母亲祝寿添建，共造三座。塔通高二丈八寸六分，约合6.68米。造塔工匠来自南方的木匠，还有本地锯匠、雕匠、鍍匠、包镶匠、搭材匠。乾隆二十三年十月《珠石奏片》记录西暖阁佛龕供设：“西二间东边画像弥勒像一轴。西二间中供铜鍍金亭一座。左右佛龕拾一座，内供无量寿佛一尊，铜胎。”没有八方楠木宝塔记载。对比《珠石奏片》与《73年档》两份档案的异同，可从中了解乾隆二十三年前大佛堂陈设的部分情况，以及前后的变化。《73年档》记录的是大佛堂清末至73年最后的情况，《73年档》有的文物，而《珠石奏片》中没有，原因是佛像佛具上没有珠宝的一概不记，或者是乾隆二十三年后部分陈设位置变动。

就主供佛像配置来说，大佛堂是紫禁城内的众多藏传佛堂中唯一的汉传佛堂。但在主供的佛像配置外，殿堂内布置了众多的供案、佛龕，供奉了大量的中小型藏传佛教造像。《慈宁宫后殿原状大佛堂陈设档一九七三年二月立》只记录了大佛堂明间三间的陈设的主要佛像，东西暖阁陈设佛像没有记录。明间也只记录了干漆夹纆佛23尊，金铜佛163尊，大量的藏传释迦牟尼佛、无量寿佛等小铜佛、供器等没有记录。据《73

年档》记载,大佛堂原状文物总计 4039 件,拨洛阳佛像、龕案供器达 2173 件。十八罗汉背后东西墙上满挂藏式的擦擦壁佛,为佛堂增添了大量的藏传佛教内容,从这一角度看大佛堂又是汉藏佛教结合的佛殿。如前所述乾隆中期以前作为汉佛殿由太监和尚管理,乾隆中期后把它作藏传佛堂使用,太监和尚撤归万善殿,专由太监喇嘛管理,在此举办藏传佛事。

四 干漆夹苎佛像的年代与来源

干漆夹苎是泥塑佛像中一种特殊工艺,佛像由泥塑与漆布工艺结合制成,佛像结实,重量轻,便于移动,工艺要求很高,存世品稀少,大佛堂二十三尊佛像,是国内仅存的明早期干漆夹苎佛像。雕塑精美,艺术水平高,受到故宫专家重视,1960 年就定为一级文物,但对佛像的年代鉴定不一致,有元、明两种意见。为确定佛像的时代,1973 年进行了佛像开藏探索。

故宫《73 年档》中《为慈宁宫大佛堂内干漆夹苎十八罗汉三世佛等二十一件佛像开藏工作情况备案》记录佛像开藏结果:

1973 年 2 月 15 日至 17 日,进行了开藏工作,共计开启十八罗汉三世佛二十一尊。均按照一般装藏规律,由佛像底部装藏板启开,依次取出全部装藏物品,然后将藏板原样封闭,并对五谷杂粮等现场进行了密封,两件护法像因系立像,按照规律开启处应在背部,为避免彩漆损伤故未开藏。二十一尊佛像藏内所装物品基本相同,主心木顶足等处朱书梵文。以黄纸板印‘京都太能仁寺东廊倚云处刻板’‘顶严真言咒’‘胜住咒’等经包裹。下垫板印黄纸朱字梵文“天地轮”。另有小铜镜一面(附五色彩线);金银元宝各一;五谷香料及碎珊瑚等物若干;带有红白绢缝制的心肝形物,金银藏器一份;烟、红、绿、白、黄色云纹或云鹤纹、云团龙暗花缎各一卷。其空隙处填有棉花,在藏板内部有:“左(右)第 X 尊 X X”墨书方位及名称。

这份报告很有研究价值,第一,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有关明代佛像装藏的实例资料。这二十一尊佛像装藏物与工布查布在《造像量度经·附续补》装藏略所记佛像装藏的之物与仪轨基本一致。主心木包裹的“顶严真言咒”“胜住咒”等经”,即装藏略“显密两教具有装藏之说,而悉言用舍利,中具二种,或曰四种,法身舍利作第一,生身舍利次之,故西土风俗,多用法身舍利,即五部大陀罗尼以为上首,一切经咒文辞是也”“主心木顶足等处朱书梵文”,即装藏略“五部元主如来与六大菩萨之根本明灵种子”;“金银元宝各一,五谷香料及碎珊瑚等物若干”,即装藏略“五宝、五药、五谷、五香”;“下垫板印黄纸朱字梵文‘天地轮’”。即装藏略所说主心木“其下正中垫财神天地轮”。¹在藏板上发现了罗汉的排列次序及汉字名称,是确定罗汉名称的依据。遗憾的是在《73 年档》中未见到有关罗汉排列次序名称的记录与照片。

1 工布查布:《造像量度经·附续补》八·装藏略,同治十三年金陵刻经处本。

第二,为确定佛像的年代、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佛藏内佛经黄纸板印“京都大能仁寺东廊倚云处刻板”款识,证实佛像塑造年代上限在明洪熙元年(1425年)。大能仁寺是明代北京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与大隆善护国寺、大慈恩寺齐名,均为明代在京番僧集中居住的寺院。明代位于咸宜坊砖塔胡同西口,始建于元代,明洪熙元年(1425年)明仁宗为大国师智光居住重建,赐额大能仁寺。《日下旧闻考》卷五十有胡濙《大能仁寺记略》记载寺庙历史:

京都城内有寺曰能仁,实元延祐六年开府仪同三司崇祥院使普觉圆明广照三藏法师建造。逮洪熙元年,仁宗昭皇帝增广故宇而一新之,特加赐大能仁之额,命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大国师智光居之。其殿堂楼阁,高明宏壮,像设庄严,彩绘鲜丽,禅诵有室,钟鼓有楼,庖湍庠庠,幡幢法具,靡不完美,惟四天王殿颓圯弗称。正统八年冬,少监孔哲重新修盖,并塑四天王像。正统九年甲子七月立。

正统年以后寺庙的沿革不明,在成化、弘治、正德年间明实录中多有大能仁寺番僧的记载,大约在嘉靖朝以后此寺逐渐衰落,清代《乾隆京城全图》尚标注有大能仁寺,寺庙现已不存¹。

《73年档》根据装藏刻板款识确定这堂夹纮像来自明代北京大能仁寺,由大能仁寺迁入故宫。从殿内的陈设推测佛像迁入宫中时间不晚于清代康熙十八年(1679年)。²大能仁寺刻板款识,证明黄纸经咒是大能仁寺刻板刷印,大能仁寺与佛像是有关联的,佛像很可能来自大能仁寺。但目前尚未找到佛像由大能仁寺迁入宫中的记载,还不能遂下结论,有待更多证据。

五 结语

大佛堂殿内主供三世佛释迦牟尼、阿弥陀佛、药师佛,所谓横三世。东西两壁陪侍十八罗汉,是元以来寺院大雄宝殿中通常的布置。大佛堂是紫禁城内唯一的汉传佛堂大雄宝殿。殿堂内除主供三世佛十八罗汉外,还布置了众多的供案、佛龛,供奉了数量巨大的藏传佛教中小型造像,是大佛堂的特别之处,从这角度看它又是一座汉藏佛教结合的佛殿。反映了清初宫廷汉藏佛教共存的历史面貌。

现存陈设虽是乾隆三十四年大佛堂挪建后的布置,但保留了清初康熙时期的基本格局。大佛堂是孝庄太后营建,为清初在紫禁城内最早建立的佛堂,是清初顺治康熙年间宫廷藏传佛教佛事活动的主要道场。根据孝庄太后的需求举办各种藏传佛事,慈宁宫佛堂和孝庄太后是清初宫廷藏传佛教的重心所在。大佛堂在清宫众多佛堂中的历史最久地位至尊,是研究清初宫廷汉藏佛教历史、佛教文化与艺术的重要实物依据。反映着清代宫廷佛教的原初状态,保留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是极为珍贵的佛教文化遗存。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宫延部]

1 能仁胡同位于西城区中部。南起兵马胡同,北至砖塔胡同,因能仁寺得名。能仁寺旧址在今西城区能仁胡同十三号,坐西朝东,原有古建已不存,现为民居。

2 见故宫博物院1973年档案《关于慈宁宫大佛堂情况的说明》。

